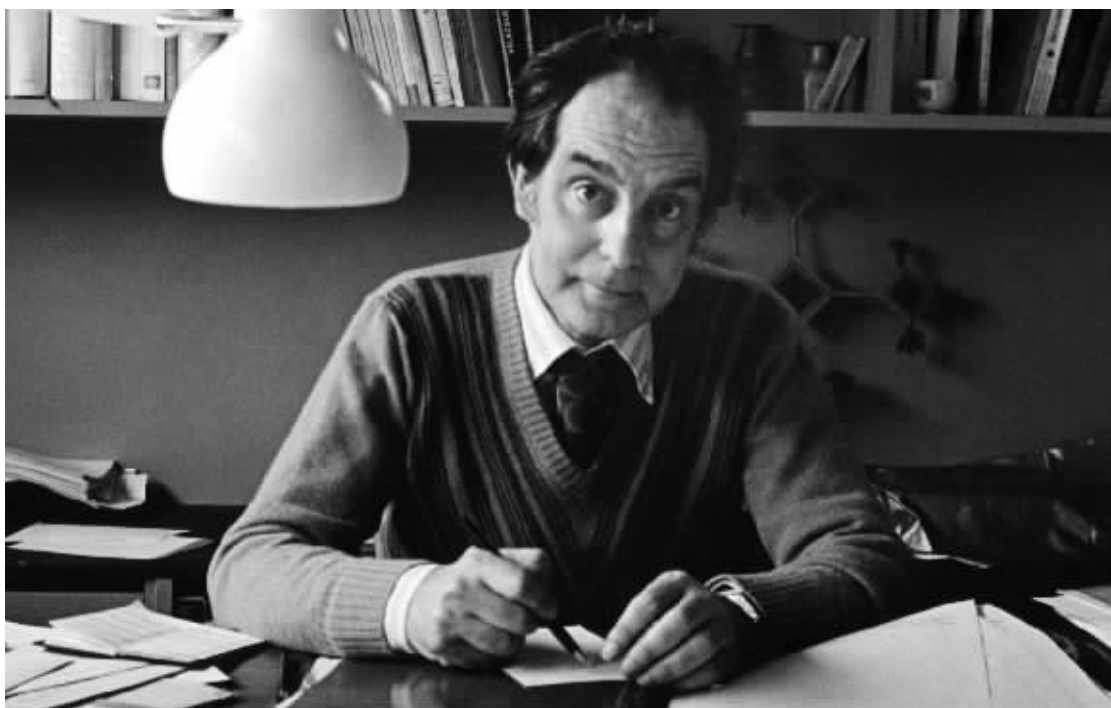


卡尔维诺: 不知疲倦的文学魔术师



□育邦

卡尔维诺有一句话:“在许多工作中,宏愿过多会受到谴责,在文学中却不会。”它一直被挂在嘴边,反复被申述,我想首先要把这句话说还给卡尔维诺本人。因为他有伟大的宏愿,惊人而可怕。英国小说家安东尼·伯吉斯说,“卡尔维诺为他的文化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,我们的文化也沾了光。读他的书,我们更能确信我们的信仰:无论在什么地方,人类的抱负和志向基本上是一样的。”

卡尔维诺作为一名永远向前的作家而被我们铭记。在20世纪,这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里,在乔伊斯、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博尔赫斯、巴别尔、贝克特这样的大师登上各自小说顶峰之后,小说家似乎只有面临溃败的命运了。而卡尔维诺就是在众多溃败之路中拨开了一条小径,开辟了他的荆棘密布之道。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圣地亚哥的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小镇。父母是意大利人,都是热带植物学家。1925年,卡尔维诺刚满2岁,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。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不仅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,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,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。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,使卡尔维诺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。1942年高中毕业后,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在被德国人占领的20个月的漫长时间里,卡尔维诺与他弟弟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。

他的一生中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度过的。他做过记者、编辑、出版社的文学顾问。原计划,1985年的秋季,卡尔维诺受哈佛大学之邀,将在著名的诺顿讲座发表自己的文学演说。为此,他写了一些稿子,这些稿子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。9月初,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,当即就被送到医院抢救。主刀医师表示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大脑构造。待做完手术麻醉药性过去之后,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,仍不乏想象力风趣地说:“我觉得自己像一盏吊灯。”9月19日卡尔维诺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,终年61岁。当日发行的《纽约时报》发表了《卡尔维诺的讣告》,《讣告》称:“卡尔维诺先生被民间故事、骑士和骑士精神、社会寓言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吸引:满载惊人的或滑稽的故

事的记忆芯片——稍微歪斜地——就好像被嵌入他那未程式化的、无拘无束的大脑里一样。他笔下的角色也不曾沾染上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带给人们的焦躁情绪。”如果不出意外,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发给卡尔维诺——当世唯一的“作家们的作家”,在此之前,他已获得提名。不过,我们都很清楚,卡尔维诺这样一位超拔性的作家,不需要这样的桂冠为他加冕。他无可争议地置身于卡夫卡、乔伊斯、普鲁斯特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等一流大师之列。

卡尔维诺生来就是一种遗憾。这种遗憾注定他无法成为那些“独自成峰”的小说家。《树上的男爵》宣言了一种对抗:男爵的对抗是不可更改的,坚如磐石,从一爬到树上时他就决不足踏陆地,并在“树上的理想国”度过一生。这是美的,引人遐思的……几乎达到一种完美。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《不存在的骑士》都从20世纪现代文学那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,卡夫卡和加缪似乎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完成这种写作。《我们的祖先》三部曲(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《树上的男爵》和《不存在的骑士》)对于卡尔维诺而言,是他的古典时代。这些作品质朴、纯粹,而且能够给读者更多的空间,至今仍然是我深爱的作品。当然,在这里,我们看到的是他伟大的学徒时代,作为作品的遗憾也彰显无疑。

生不逢时不是他的错。卡尔维诺很快就意识到他那些“优秀小说”的局限。他必须开辟另外的道路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和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是他崭新的开始,这种开始甚至也具备了人类文学史的意义。他把文学系统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的“符号体系”,它与社会、经济、道德构成了一种无限的调和关系,他说:“文学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转换变化而已。”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可以说是在当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些学术流行时代里的产物,是那些学术或者思想(卡尔维诺曾蜗居巴黎15年,与那些思想界的人很熟)启发他的实践,它融合了人类文化和各种人生意义的探讨,是一部写作野心大于实际艺术价值的书。正如他自己在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中所说,有些作者追求的是那种包涵无限的书。显然,他的企图正是如此,而这样的书是无法写作的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几乎肩负同样的使命,它成为探讨城市的百科全书。这完全是由小说的方式写作而成的城市研究报告,它涉及了细小的城市、连绵的城市、隐蔽的城市、城市与记忆、城市与愿望和城市与天空。书中的马可·波罗告诉我们:“为了回到你的过去或者找寻你的未来而旅行。”卡尔维诺是一个多么可爱

而又喜欢游戏的人。我甚至能想象他对于纸牌、谜语和各种小魔术的痴迷。《帕洛马尔》和《宇宙奇趣》则充满了伪学术的色彩(对学术充满了嘲讽,甚至在无意间嘲讽了后来者艾柯的写作),卡尔维诺本人在此注入一种怪异的激情——荒诞地构筑世界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叙述推进。他在这时绝对是个疯狂的写作者。很难想象,温文尔雅的卡尔维诺竟然写出如此疯狂的作品。因而我们也更能理解,人是多面性的,写作者也不例外。

“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新小说《寒冬夜行人》了。请你先放松一下,然后再集中注意力。……”他就是这样开始《寒冬夜行人》的……《寒冬夜行人》把从古至今就存在“书中之书”的隐喻推到了极致,这既是文化积累的记录,也是文学创作的胜利。同时,它构筑了读者和作者关系的全新神话,这个神话打破了以往那种作者和读者类似于“上帝”与“选民”的固定关系,把读者也推入到作品的创作中来。虽然这种推入是虚构的,读者并未因此就真正地参与了《寒冬夜行人》的创作,但至少改变了书籍神圣的观念、打破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。甚至,还使我们在阅读时产生更多的遐想:我应该这样写……

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是卡尔维诺留下的一部小部头文学鉴赏圣经,它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学史上对文学认识的最为睿智的书,即便它薄得可怜,只有区区六万字(译成中文)。卡尔维诺在小说创作上很难确定他“独自成峰”的地位,但《备忘录》作为一部文论则无疑是20世纪文学中一座高耸入云的雄伟山峰。

卡尔维诺给读者最大的馈赠便是你阅读他的书永远不会倦怠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不知疲倦的魔术师,他花样翻新,写作技巧和写作题材层出不穷,他永远不写相同或相似的东西。他的写作没有故乡,唯一不变的是他不停游走的行吟诗人的本色。这对一名作家而言,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古今中外,那么多的大作家固守一个题材、运用某种相当稳定的手段……而不会像卡尔维诺那样不停地转换。有个很奇怪的标准说,要想成为当今小资有一条就是阅读卡尔维诺,我想这可以归纳为“喜新厌旧”的生活情趣吧,卡尔维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,只不过他的“文学秉性”被轻轻地位移为“小资情调”了!我无限赞成这一个“小资情调”的标准,一旦换成“村上春树”则会让我生厌。我至今还无法确定,对于一名作家而言,是去形成一种所谓的“风格”还是不停地转换即所谓“创新”更重要呢?谁知道呢?写作者的静滞与奔跑都是写作的可能,姿态也同样美。

被切成两半其实是件好事,如此才会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不完整,才会知道这种不完整会带来悲伤。

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
1923-1985

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。他在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,不断探索和创新,力求以最贴切的方法和形式表现当今的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,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和信念。他的作品风格多样,每一部都达到极高的水准,表现了时代,更超越了时代。

作家评介



王小波

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,看了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》,就更加喜欢他了。卡尔维诺的《我们的祖先》,看过的人都喜欢。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,我以为这本书是“轻逸”典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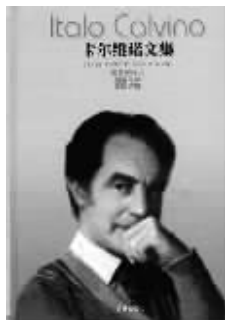
残雪

他的作品是继卡夫卡之后最伟大的作品。



苏童

总是觉得卡尔维诺优雅的文字气质后隐藏着的一颗残酷的心,细细一想豁然开朗:有时候一个作家就是统治人物的暴君。



《卡尔维诺文集》

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。收录了卡尔维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近二十部,其中有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《如果在冬夜,一个旅人》《帕洛马尔》等代表作,是国内迄今为止对卡尔维诺作品的最全面的介绍。